

清流萬裏

清流万里

人物表

江孟羣	老教授
江老太	孟老的妻子
江尙華	孟老的次子，工程師
江尙菁	孟老的女兒，演員
江峯	孟老的孫子，初中學生
石霞	孟老的長媳
邢益知	人民教育家
方學思	文學家
伍實甫	戲劇家

徐牧野 畫家

陸友諒 記者

秦正律 音樂家

鄭淑 秦正律的妻子，小學教師

周海清 川中一位大哥

上官文 「文化」商人

馬櫻 女演員

顏述之 官僚，孟老的學生

張同叔 孟老的舊友

夏景蘇 老作家

劉淑平 女作家

黃夫人 好客的闊太太

吳濤 劇校女生

茶房甲	青年乙	青年甲	王媽	司機	農婦	徐誦芬	邢夫人	卜廉	朱纖	陳慧	馬瓊	方飛
						清查團官吏	邢益知的妻子	所謂作家	影星，歌星	女記者	演員	演員

茶房乙
茶房丙

目次

人物表.....1

第一幕

第一場.....1

第二場.....三〇

第二幕

第一場.....四一

第二場.....一一〇

第三幕

第一場.....一六七

第二場.....一九〇

後記（田漢）.....二四四

第一幕

第一場

時：

湘桂戰事失利後一天的上午。

地：

重慶。

景：

江孟羣家之客室，舊式房屋，相當寬敞。左通長媳與幼女之臥室，右通江翁自己的臥室，後面有一門通樓上廚房和後門，另有一排窗，可以望得見南岸的山坡，室內陳設中西

新舊兼有，但井井有條，比較觸目的是一具行軍牀，那是爲次子江尙華回來後暫設的。

窗外，嘉陵江上傳來一陣又一陣船夫們拉繹時的歌唱聲，青年音樂家秦正律正在凝神的傾聽着，江尙華坐在一邊，却在記錄本上記寫什麼的樣子。

秦正律（欣賞地）哦，尙華！你聽這歌聲，多淒厲！多悲壯！這才真正是勞動者原始的呼聲，真正是從生命中迸發出來的叫喊，你是聽過伏爾加船夫曲的，你覺得這嘉陵江的「船夫曲」怎麼樣？

【江上船夫們的歌唱聲續起】

江尙華（停筆傾聽，也很讚賞地）好得很，你不說我倒沒太注意。

秦正律（得意地）告訴你，我好久想作這麼一隻曲子，今天可得到靈感了。

江尙華 什麼曲子？

秦正律 「時代搖籃曲」。

江尚華 （笑笑）搖籃曲？哈哈，搖籃曲會從船夫們的吼聲裏得到靈感？

秦正律 爲什麼不可以？你這位大工程師，只曉得修橋補路，咱們這一套，我敢說：你簡直是外行。

江尚華 （不服）好，就算我外行，可我得提醒你，敵人已經快要打到貴陽來了，你還在寫搖籃曲，你嫌大家還睡得不夠。我看你倒是趕快作幾隻保衛大貴州，保衛大四川的曲子吧。

秦正律 那還用得着你來說。不過照往常的經驗，我們一說保衛那裏，那裏就準丟。記不記得我們唱保衛大武漢，保衛大湖南？於今又說保衛大貴州大四川，假使再把貴州，四川也給丟了，可怎麼辦？是啊。不過照我看，也許真把貴州四川也給丟了，倒也有了辦法了。

秦正律 那爲什麼？

江尙華

你想中國抗戰七年，內部的鬼把戲越抗越多，還不是因爲大家總覺得中國還大，還有退步？一旦真抗到了喜馬拉雅山，恐怕就要真正開始死心踏地幹一下子了。

秦正律

哈哈，你這話也對。

【廚房裏突然飄進來了一陣肉香】

秦正律

（鼻子嗅了一嗅，饑涎欲滴地）哦，這東西好香啊。（忽然——驚喜地）告訴我，尙華！你們什麼時候買到豬肉了的？

江尙華

我們那能買得起豬肉啊！那是我爸爸的一個學生送的。

秦正律

他從什麼地方搞來的？

江尙華

不知道。

秦正律

（一聲長嘆）哎呀，自從統制豬肉政策實行以來，兄弟可真是「三月不知肉味」了。

江尙華

我很同情你。別人三月不知肉味，倒還熬得過去，咱們的「大食

國王」齋戒三月可就等於身受苦刑了！

秦正律 統制豬肉這一反動政策真不知是那個龜兒搞起來的，要是被我查

出來了，我一定要把他押到和尚廟裏關一輩子。

江尙華 我贊成！

秦正律 你光贊成還完不了事。不瞞你說，這些日子有錢也買不到肉。何

況我老是袋兒空空。因此，今天的盛宴，可不能少我這位貴賓。

江尙華 那當然。

【哇的一聲，秦正律的孩子在樓上哭起來了】

秦正律 我得上樓抱孩子去了。別忘記對江師母說，我今天要到你們府上

來打牙祭。

【秦正律折轉身奔上樓去了】

【江老太太却從內室裏走了出來】

江老太（憂心地）尙華，今天外邊可有什麼消息？

江尙華 媽！消息有，可不好得很！

江老太 （一驚）哦！怎麼不好？

江尙華 聽說敵人已經打到獨山了！

江老太 敵人已經打到了獨山？

江尙華 唔。

江老太 萬一貴陽失守，那重慶可也要發生危險？

江尙華 那可難說得很。

江老太 唉，要是重慶也有了危險，我們還能上哪兒去啦！我人老了，氣力也沒有了，從上海逃到四川一路上苦頭也吃夠了。再加上這幾年來清苦的日子，就連我這幾根剩下來的老骨頭也都要熬乾了！我哪兒還有氣力來逃難呢！萬一敵人真的打來了，這次，我就甯肯死，不肯逃！

江尙華 不過敵人隔重慶遠遠得很呢，您也不要太担心了。

江老太 我最擔心的倒還是你嫂嫂。可憐！自從去年你哥哥失蹤以後，她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這幾天來她神情是更加恍惚了。昨天晚上，我彷彿還聽到她在床上偷偷的哭呢！（憂心如搗地）萬一敵人真的打進四川來了，她的身體又不好，你哥哥又是生死不明，你叫她可怎麼辦？

江尚華 （連忙安慰）媽！您請放心！到了那時候，我們自然會有辦法的。

江老太 （叮囑地）所以，你要留心，你剛才聽來的壞消息千萬別讓她知道。要是讓她知道了，準有幾晚上會睡不着覺，你千萬記着！千萬記着！

【這時石霞忽然出現在門旁邊，她瘦弱的身影，慢慢的走進了客室中來】

石霞 媽！今天是禮拜，峯兒怎麼還沒有回來呀？

江老太 我想總快了吧。

石霞 (向窗外看了一眼，憂鬱地) 窗外好大的霧啊！

江尙華 這就是重慶呀，嫂嫂！

石霞 (點了點頭) 是的，這就是重慶！這就是我們的霧都！

江老太 (關心地) 今天你的身體怎麼樣，比昨天好點了吧？

石霞 沒有什麼，就是心裏悶得很。

江老太 要不要叫尙華給你去買點藥吃？

石霞 不！

江尙華 我看嫂嫂還是多休息休息的好。

石霞 已經休息得夠了，(忽然——) 二弟！我要你打聽你哥哥的消息，這兩天可打聽到什麼沒有？

江尙華 有是有的，可總不大實在。

石霞 (憂疑地) 人該話着吧？

江尚華（裝得很肯定）那當然。

石霞

（神馳地）唉，我昨晚可還夢着他呀！（忙又改口）啊，不！我沒有夢見她，我只髣髴聽見他的聲音！

江老太

（奇怪地）哦，你究竟做了一個怎麼樣的夢呀？快點告訴我！我倒要聽聽。

石霞

（依然很神往地）我也記不大清楚了，髣髴是在一座沒有人跡的荒山裏，我一個人在那陰森森的樹林子裏走着，走着，走了一陣，我忽然聽到他在我的身旁叫我，我一驚，折轉身一看，却什麼都沒有，我正在奇怪，可他的聲音又在前面叫起我來了，我跟着他的聲音追了過去，追呀追呀，追了好半天，却還是看不見他的身影，後來我追到了一座懸崖邊，奇怪，他叫我的聲音却從又深又黑的崖底下叫了上來，那時候，我也顧不得死活了，我捨身一跳想跳下崖去找他，却沒想到我這一跳却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江老太 這倒是一個奇怪的夢！

江尙華 嫂嫂！那完全是你的心理作用。

石霞 也許是吧，不過，說來也叫人傷心，爲什麼竟連在夢中我也看不見他呢！

江尙華 （不經心地）那本來就是一個夢呀，嫂嫂！

石霞 （彷彿受了一下刺激，感傷地）唉，是的，我一想起你哥哥……我和他才真是一場夢啊！

【片刻的沉默】

【穿着一件華貴大衣的江尙善小姐，却從外邊飛進門來了，她的身後跟隨着一位青年記者陸友諒】

江尙善 （驚慌地）媽！外邊的情形不好得很呀！你們都知道了嗎？

江老太 （望了望石霞，連忙止之）你這樣驚驚慌慌的幹什麼？別胡說！

江尙善 （不解，更驚急地）真的不好呀！爸爸呢？